

廖美玉 著

中古詩人的
生命印記





回車：

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

作者◎廖美玉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回車：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廖美玉著。——

初版。——臺北市：里仁，2007〔民9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923-08-1（平裝）

1.中國詩—歷史

2.中國詩—評論

820.91

96002213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回車：

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

廖美玉 著

校讎人：張俐盈·黃淑汝·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0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02) 3393-7766

Email：lem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排版：帛格有限公司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參考售價：平裝 500 元

ISBN-13：978-986-6923-08-1（平裝）

目次

緒論：回車——尋繹詩人生命向度的一個視角	1
一、前言	1
二、回車：「道路」、「香草」兩組記憶的交涉與強化	3
三、回車之後：在「進」與「退」之間的蓄積	14
四、結語：失意人生／詩意人生	33
中古詩人如何走向「獨善」之路	47
一、前言	47
二、環繞著「獨善」的一些論題	50
三、徘徊中不停流逝的生命：歧路窮途的孤憤悲情	54
四、召喚記憶中的擊壤老人與羲皇上人	61
五、遯世無悶、閒居自適與吟翫情性三種獨善模式	67
六、結語	86
郭璞故鄉／新鄉／仙鄉的心靈映象與艷逸詩風的形成	103
一、前言	103
二、故鄉的印記：選擇記憶譜系	104
三、新鄉的圖象：尋覓人間樂土	109
四、仙鄉的締造：回歸心靈原鄉	119
五、自我生命的證成	129

六、艷逸詩風的形成	137
七、結語	146
陶潛「歸田」所開啟的生態視野與多元族群觀	155
一、前言	155
二、由金石情結回歸瓜瓞綿綿的生生不息	157
三、由獨鍾香草回歸多元共生的自然生態	165
四、人際網絡的建構：多元族群的對話與融合	171
五、結語	181
杜甫士／農越界的身分認同與創作視域	199
一、前言	199
二、歸田意識的形成	204
三、歸田的實踐與甘苦	214
四、「他鄉歸田」的越界迷思與身分認同	240
五、結語：越界所開啟的創作視域	252
纏綿與超曠的交響——李白記憶身世的兩種譜系	281
一、前言	281
二、記憶與遺忘交織而成的身世之感	282
三、「忘」與「遊」的獨特生命體驗	294
四、耽於當下與遊於無窮的創作天地	303
五、結語	318
物理與人情——宋詩中所映現的生命樂境	329

一、前言	329
二、反思「發憤舒憂」的抒情傳統	330
三、從物理參悟心性之境	350
四、充滿詩意的生命樂境	358
五、結語	375
參考書目舉要	391
後記：在生命轉彎處	399

緒論

「回車」——尋繹詩人生命向度的一個視角

一、前言

對詩歌研究者來說，如何在汗牛充棟的文獻資料中，辨識詩人的身影？如何有效聚焦？應該是最大的挑戰。清姚鼐在〈荷塘詩集序〉中指出：

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

①

如何找出那「千載中的數人」？姚鼐以「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為指標，僅得出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共七人，有其崇高性，值得進一步討論。

第一部論詩專著為鍾嶸的《詩品》，論詩以源自《楚辭》一系列的詩人居多^②，若再考量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所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③屈原的「詩人」位置就更為明確。而《詩品·序》列舉實例時，即以屈原的「楚臣去境」冠首，由屈原遭受「放流」而「去境」展開的詩論，乃著重在以自我為主體的「抒情」特質，強調詩人「窮賤」、「幽居」等負面遭遇，「感蕩心

靈」而藉詩以「展其義」、「騁其情」，達到「群」與「怨」的情感調適功能^④，以此為指標在實際品評上偏向怨悱之情^⑤，對辨識詩人身影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近代對日抗戰遷渝時期，救亡圖存激揚了許多人的國族意識，于右任、郭沫若等人乃倡議以屈原投汨羅江的日子為「詩人節」^⑥，側重在屈原殉節的愛國情操與民族氣節，與詩學傳統上「懷怨以自清」的向度雖有所不同，不過推尊、追慕「詩人」的精神，與《楚辭》所收錄宋玉〈九辯〉的「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⑦，仍是一脈相承。

由此而言，詩人的桂冠落在屈原頭上，應無爭議。而歷來論詩多有以中唐為斷者，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即明白指出「大歷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⑧葉燮《唐百家詩序》亦云：

貞元元和時，韓柳劉錢元白鑿險出奇，為古今詩運關鍵。後人稱詩，胸無成識，謂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後此千百年，無不從是以為斷。^⑨

故本書首先扣緊屈原「放流」而「去境」的現實際遇，拈出「回車」做為切入點，以中唐以前的詩歌為討論文本，探索尋繹詩人生命向度的可能徑路。而唐宋兩朝在詩歌發展上實難分割，逐一檢視宋前詩人面對不同處境的生命體會與創作表現，恰可映現「抒情」與「言志」兩大詩歌傳統的發展歷程，有助於掌握詩歌的本質與真諦，避免詩人的乘流愈激、溺而不返，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回車：「道路」、「香草」兩組記憶的 交涉與強化

回車，或作迴車，迴為回的累增字，回、迴同作「轉」解，有折返、返轉之義。詞語的來源有三：一是屈原《楚辭》〈離騷〉的「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二是墨子回車的故事，有漢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所稱「邑號朝歌，墨子回車」¹⁰，司馬相如〈美人賦〉有「望朝歌而回車」¹¹；三是阮籍的窮途之泣，唐戴叔倫取以為「莫以回車泣，前途不盡窮」¹²。其中最早在文字上直接呈現「回車」一詞的是屈原，再審視其使用的語境，可以發現屈原是有意識地使用「回車」這一語詞，在一般所熟知的靜態香草世界之外，「回車」所映現的動態形象，對瞭解《楚辭·遠遊》所稱「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的焦慮，以及〈離騷〉所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交織而成的創作能量，使屈原成為惟一有累積性創作成果的詩人¹³。

在歷來所熟悉的屈原「香草」譬喻系統之外，在〈離騷〉中還有一組值得注意的「道路」譬喻系統；不同於「香草」所映現的對原有美好德行的堅持，「道路」則是走向四方，因而不斷拉長與原有位置的「距離」，以致於形成兩種反向發展的生命體驗，極有可能造成生命斷裂的危機。而屈原就以「回車」為關鍵，使兩組完全不同的記憶符碼相互交涉，並且在相互交涉中不斷強化，使「回車」成為建構詩人生命圖像的重要觀察點。

(一) 以「道路」為考察點的檢索

屈原在〈離騷〉中以「道路」比喻人生，以「回車」為關鍵詞，匯聚許多相關語彙而形成一個極為豐富的語言叢^⑬，建構成個體生命的實踐場域。在這個生命場域中，屈原大量使用與道路有關的詞彙，陳述個人進入公領域時所面對的複雜關係，形成「身」與「世」交涉的書寫。首先，當個人完成「內美」與「脩能」的自我涵養工夫後，必然懷著「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的期待，以為從此可以展現騏驥領先群倫的馳騁英姿。另一方面又清楚意識到場域上的真正主宰者，存在著「遵道而得路」與「捷徑以窘步」兩種不同類型，甚至還有「中道而改路」的反覆不定性，使得蓄勢待發的屈原必須有應變的準備。此外，場域上同行者「忽馳騫以追逐」的挑戰性，甚至出現侵略性而導致「路幽昧以險隘」的困境，都是屈原入世後所要面對的實況。把生存場域比喻成賽車競技場，屈原經歷過「忽奔走以先後」的焦慮與挫折，終於領悟到「異道」無法「相安」的基本法則，於是「悔相道之不察」，從而對「道路」有一番的徹悟：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⑭

「回朕車」即自行回轉車行方向。經驗使屈原深切體認到政治場域中的表現，並不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能力與理想去發揮，必須配合君王而隨時調整自己的行車速度與方向；而與同僚之間的抗衡與協調，又會使自己失掉了原有的步伐與空間。為了避免在這樣的困惑與窘境中迷失自己，屈原決定在還有自省能力的時候，

「回車」走回原有的道路，重新以自己的節奏調整前進的方向與速度。能夠確保自己原有的情性，才能夠「往觀乎四荒」，走過更遠的道路。

因此，「回車」不是放棄，而是為了走一條更遠大的道路，即使往另外一個世界邁進，屈原也毫無畏懼：「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毫不設限的空間感，屈原放任自己走向無限遼闊天地：「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從南方的蒼梧到西北方的崑崙；「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從東方日出處到西方日落處。屈原所要強調的，確立自己的主體性，按照自己的模式走自己要走的路，即使是陌生的地方、迢遙的征途，也都不再視為畏途。

就人的心理機制而言，離開自己所熟悉的生長點，向陌生的、遙遠的征途邁進，內心必然產生畏怯、不安的感覺。離故鄉越遙遠，羈旅漂泊的不安定感也必然越強烈；做為「出發點」的故鄉，就成了維繫／穩定內心平衡的重要支撐點。當「行道」因為不停前進而拉出一條長線時，「故鄉」就成了遙遠旅途彼端的一個點；這一個「永遠固定的點」與「不斷延長的線」，形成「離去」與「歸返」的辯證：「線」拉得有多長，「點」的固著力就有多大。因此，屈原在不斷向前邁進的同時，「出發點」故鄉的召喚就沒有停過，使「出發→行道→回車→再出發」成了一種循環。在〈離騷〉中，當屈原決定往更高遠的方向邁進時，他徘徊在天門之前：「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閩風而縹馬」，他的駐足在於他必須確認故鄉的存在，仍是在有效的「牽繫」範圍內；也因為對故鄉的這一「反顧」，屈原讓自己鬱積的情感，得

以在故鄉面前以「流涕」宣洩。經過了眼淚的洗滌作用之後，屈原乃能開啟更多層級的行程：「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每一趟的旅程，都會出現新的困局，而隨時保持故鄉的牽繫與「回車」的覺知，使屈原能藉由一再地「出走」與不同的困局，不斷開啟生命的廣度與深度。

屈原以道路比喻人生，永不休止的行走，意謂著生命不停地往前推進：「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天下」，蓄積著旺盛的生命力，展開更遙遠也更為奇幻的一段旅程：「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軛而並馳。」屈原讓自己經歷過一程又一程的旅途，嘗試以各種不同的體驗充實生命內容，其中有期待、有失望、有困頓也有悲傷，而最後總能在故鄉的召喚中「蜷局顧而不行」，仍然以「回車」作結，不致於迷失在「往而不返」的不歸路上。而屈原對自我生命的辨識與認同，就在遠遊／復路的諸多旅次中益見澄澈。即使在最後，屈原寧可選擇不再繼續走人生的道路，誠如〈漁父〉所云：「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¹⁶，因為始終記憶著生命的源頭，他沒有讓自己迷失方向。

（二）「香草」所標示的生命印記

與「道路」語言叢相伴隨而發生的「香草」語言叢，王逸《楚辭章句·序》最早提出：「〈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的書寫特色，「香草」即是其中最豐富的一個語言叢¹⁷。

屈原以「香草」比喻自己的「內美」與「脩能」，因此，當他以「道路」構設要走出自己的人生時，「道路」的指向遠方／他域，意謂著屈原被拉離開原有位置，而香草類植物的獨特氣味，就成了屈原標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因而不論屈原走向何方，身處何處，他總是不斷尋覓著道路兩旁的各種香草類植物，藉由獨特的氣味辨識／記憶自己的存在。而層出不窮的各色香草名稱，以及與香草結合的各種詞彙，促使氣味記憶得以不斷強化。而這些屬於同一系列的氣味記憶，也使得屈原在一個沒有地圖、沒有資訊的年代，能夠無畏地走向陌生的地方，在不斷漂泊中始終沒有迷失掉自己。

王逸認定香草的「引類譬喻」性，在注解〈離騷〉的「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時，就以佩玉、佩鱗、佩玦來推測「行清潔者佩芳」，因而認定屈原「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也。」¹⁸使香草成了象徵自我約束的佩飾。即使當代植物學者潘富俊的研究也指出《楚辭》中「極少詠頌糧食作物」、「各篇章中出現次數最多者大多為香草、香木這類隱喻性的植物」。惟若進一步檢視屈原所記憶的香草，可以發現是以「辛香」料為主的植物，氣味分別來自根、莖、葉、花，氣味的取得包含嗅覺與味覺，其中來自花香所佔比率並不特別高，與後世詩人記憶香味時大幅集中在蘭、梅、桂等花香的嗅覺並不一致。《爾雅翼》已指出：「《楚辭》以芳草比君子，而言茝者最多。」再依潘富俊分析《楚辭》植物的特色指出：

在《楚辭》的百種植物中出現次數最多者為芷（白芷）及

蘭（澤蘭）。白芷自古即為重要的藥材，全株具香味，全書共有九篇十五章二十六句提到白芷；澤蘭為有名的香草，可供作香料及辟邪，《楚辭》共有八篇十五章二十六句提到澤蘭。其他出現次數較多的植物尚有蕙（九層塔）、江離（芎藭）、桂樹、花椒、肉桂、荷花、杜若（高良姜）、蓀（菖蒲）、杜蘅、薜荔、辛夷（木筆）、棘（酸棗）、木蘭及飛蓬等，由此可見其中多數為香草或香木。¹⁹

以出現次數最多的芷來看，潘富俊的統計包含茝、葯、藹、白芷、莞，性溫味辛，做為藥材，有祛風、排膿、消腫、止痛等功效，古代也用於沐浴²⁰，則「芷」在被視為隱喻加以解讀之前，本是生活中常見的保健用品，不論是飲用、敷用或沐浴，那獨特的辛味，必定令人印象深刻，再結合減緩病痛、獲得舒解的身體記憶，以致於當屈原流浪他鄉時，不斷地在陌生的土地上尋覓芷類植物，以芷的氣味連結往日的的生活經驗，並且一再透過吟詠來召喚、強化對故鄉的記憶。

再以蘭為例，屈原作品中的蘭為澤蘭，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更廣，唐編類書《藝文類聚》即把蘭歸入〈藥香草部〉，依所列表文獻重新按年代先後來看，《易》經的「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著重在知交的臭味相投；《左傳》記載鄭文公妾燕姑，夢蘭，有「蘭有國香，人服媚之」之說，生子名蘭，可見蘭的香味又有助於女性生子，所以《禮記》就有：「婦人或賜之蘭，則受，獻諸舅姑。」的記載²¹。屈原作品中有關蘭的書寫更是大幅度增加，如〈離騷〉所云：「既滋蘭之九畹兮」、「初秋蘭以為

佩」、「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可見蘭已經進入大量種植的階段，且與麋蕪同時成為居家的庭園植物，連結著個人的成長記憶與家族傳衍。蘭的葉子本身就有香味，可煮羹或製成飲品；也可用來沐浴或隨身佩帶，有驅蟲或辟邪的作用²²。可見當時屈原所寫仍有很大成分是現實生活的記錄。再者〈離騷〉在滋蘭、樹蕙、畦留夷等種植動作之後，緊接著說「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對豐收的期待，正可作為香草是實用作物的佐證²³。另一方面，既然有豐收的期待，也就會有「雖萎絕其亦何傷？哀眾芳之蕪穢！」、「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的哀傷與困惑，對於惡草叢生而影響到香草的收成，自然會有無奈的感歎²⁴。

再舉「椒」為例，又名申椒，果實有獨特的香味，《詩經·周頌·載芟》已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的描述²⁵。椒有辟邪祛毒寧神的作用，種子可用來調味或泡酒，漢時皇宮也用椒實來塗屋。此外，在〈離騷〉中與申椒並列的菌桂，香氣來自枝葉與樹皮，同樣用於調理食物的味道，兩者也都可用以泡製飲料²⁶。最明顯的例子，如〈東皇太一〉的「蕙蒸羔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蘭即是加在食物裡面的調味料，桂、椒則是用來泡漬酒的香料；又如〈雲中君〉的「浴蘭湯兮沐芳」，即是以蘭作為沐浴的添加物。以上所述雖是為祭神而作的準備，但也可推知：當時在飲食中添加辛香調味料、在沐浴時添加香草，已是事實。至如〈惜誦〉的「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糧芳」，更是以香草作為食物佐料的明證。

由此檢視屈原作品中的香草／木，由於產生香味的部位不

同，產生香味的途徑有搓揉、搗碎、研磨或烹調等，而且其中又有很高的比率是用在藥材或調味等特殊飲食用途上。即使是來自有花香的香草／木如木蘭等，也都同時具有製造屋宇、舟車等建材的用途。不論是作為食物、藥物、沐浴劑、佩飾、建材乃至祭祀用品，都與屈原過往生活息息相關，因而這些高頻率出現的「香草」語言叢，就成了詩人遠行時，不斷召喚過去的「我」的記憶符碼。

（三）「回車」的自我認同與氣味記憶

在人的感官記憶中，嗅覺的記憶比視覺、聽覺更為深刻，也更能持久。黛安·艾克曼《氣味、記憶與愛欲》一書中即指出：

嗅覺和我們其他的感官不同，它和記憶中樞的關係非常密切，很容易就會與情感混雜。若鼻子察覺到什麼氣味，就會直接把訊息傳送給邊緣系統，這神祕、古老和情感強烈的部位，充滿著欲望和渴求，由杏仁核（情感）和海馬回（記憶）記錄下來。……你所見所聽的可能旋即消失在短期記憶的堆肥之中，但嗅覺幾乎沒有短期記憶。²⁷

而「氣味」的記憶又來自嗅覺與味覺，因而也就更能夠與曾經有過的情感融合在一起，艾克曼進一步引用赫茲（Rachel S. Herz）的實驗證明嗅覺的情感力量：

嗅覺和情感在演化方面是一體的兩面。情感就像是嗅覺知會生物體原始層面的抽象版本，因此我認為氣味有強烈的情感波濤。²⁸

以此來看以自我為主體的「抒情」詩人屈原，在面對「流放」、「去國」的他鄉生活時，孤獨地走在異鄉的道路上，如何以「氣味」為媒介，不斷召喚深藏的記憶，以熟悉的氣味化解異鄉的陌生感與不安，支撐他一程又一程的漂泊旅途。

回到〈離騷〉來看屈原的「香草」記憶，如何在「流放」、「去國」的道路上²⁹，因「回車」而獲得不斷的強化，以致成為屈原書寫生命印記的重要符碼。在屈原的生長過程中，「香草」既是與食物、身體、舟車、室家都有關連的日用植物，各類香草的獨特氣味，自然就成為屈原重塑記憶、堆疊情感的最佳載體。〈離騷〉一開始就不斷出現的香草群：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

伴隨一再出現的香草，可清楚看見屈原的肢體動作：用手去拔取、採摘、持攬、混合、搓揉，或輔以線的貫穿、佩帶、披掛，或以口啜飲、咀嚼，每一個動作都在貼身的接觸中，讓身體沾染上獨特的氣味，在熟悉的氣味中重溫往昔的生活記憶。彷如饑渴般，不分早晚的尋找與不斷重複的動作，使離鄉去國流浪四方的屈原，藉由氣味不斷召喚往日的「我」，不致於在異鄉的道路上迷失自我，甚至在記憶的日益強化中具有「回車」的能力：